大戴禮記斠補

大戴禮記斠補卷中

瑞安孫詒讓

曾子立事第四十九

日旦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歿其身　孫校云疑省字句思字屬下讀　趙校云文選風賦注引作君子旦就業夕而自省也孫讀是案阮元曾子注釋讀同　案思疑是衍文後制言中篇亦云日旦就業夕而自省以歿其身無思字可證

見惡思詬　丁校惡改不善案阮云羣書治要惡作難丁校不知何據

人信其行從之以復　盧注云易曰終日乾乾反復其

道丁校改道也

復宜其類　盧注云詩云宜爾室家樂爾妻孥丁校改帑

疾其過而不補也　盧注云補謂改也　案注補上以文義校之當有不字下經云補則不改矣盧即以上下文互釋不補謂不敢不改也

飾其美而不代也　嚴校云飾飭聲相近通用飾有飾治之義言有義而加飭治也非虛飾之謂又云易襍卦傳蠱則飭鄭王本作飾釋文唐石經亦作飾呂覽貴公云日醉而飾服又舉難云難為非則日飾高氏皆

讀曰飭是飾飭音近通用　案嚴說是也

霊言勿與　孔云霊言靈異之言與許也　案霊言難通孔說亦迂曲疑霊當爲虛唐人俗書靈字或作霊見李輔光墓誌虛俗書作虗二字相似故互譌

多言而愼焉　盧注云多言者謂時事煩殺也　丁校云似當作煩而不殺也案丁校未塙

進給而不讓　嚴校云論語禦人以口給孔注口辭捷給則給有捷給之義　案進給疑即捷給之誤捷與進形略相近保傅篇云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文王

覲人篇云取接給而廣中者孔云接讀為捷古今字也是捷給此經常見（管子大匡篇云隰朋聰明捷給）

足恭而口聖　丁校云足恭而口聖即大匡之足恭而詞給

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於仁矣　孔云篤難甚難也阮云小行即子夏所言致遠恐泥之小道篤膠也固也（注釋）　丁校云似篤字絕句　許宗彥校云文瀾閣宋人集曾子本作巧言而無能小行而篤（案阮校亦從閣本）案丁讀是也此當以小行而篤四字句能字葢衍文

阮從閣本亦非是又諦審上下二節文義此當與上足恭而口聖句互相備彼云口聖即此巧言此云小行而篤即上足恭也文王官人篇及論語公冶長篇皆以巧言令色足恭三者並舉論語集解引孔安國云足恭便辟之貌也詩大雅板孔疏云夸毗者便辟其足前卻為恭然則古訓足恭足皆讀如字孔釋上足恭亦依孔安國訓為便辟便辟猶漢書何武傳云槃辟雅拜槃便佃近辟皆謂足行之容此云小行行即行步之行非小道之謂說文馬部云篤馬行遲也此段

以為人行遲緩之偁葢古訓之僅存者小行而篤謂不敢縱步遲緩前郤偽為恭敬之貌與篤行義不同也後人不解小行之義誤以為德行之行遂肊增能字耳阮訓篤為膠固古亦無是義

嗜酤酒好謳歌巷遊而鄉居者乎　丁校云居居宿於外司虣所云禁其以屬遊飲食于市者王制內則並云膳飲從于遊可也酤即論語沽酒之沽

居哀而觀其貞也　孔云貞也上宋本脫其字从朱本增　趙校云宋本有其字

也勿為可能也　孫校云色也也字疑衍案阮引丁校同

是故君子出言以鄂鄂　盧注云鄂鄂辨厲也論語曰其言之不作其後為之難　嚴校云所云論語不知何本引以證鄂鄂之義則當讀如史記天官作作有芒之作　案作直是誤字嚴說未塙

亦殆免於罪　孔云免宋本譌勉从元本改　丁校云前文亦可以勉句留元文當改譌為作案阮亦從勉云讀為免

使弟猶使承嗣也　盧注云承嗣謂冢子也　孔云承丞也嗣讀為司承司者官之偏貳故弟視之　丁校

云左傳注承佐管子問篇云官承吏

曾子本孝第五十

孝子不登高不履危　盧注云敬父母之遺體故跬步未敢忘其親　丁校云履危下注當移弗憑下

庳亦弗憑　孔云庳卑也又云庳宋本譌痺　盧文弨校云痺字是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云叔向御坐平公請事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此可以得痺亦弗憑之義　案盧說是也

孝子惡言死焉流言止焉　盧注云死且不行　嚴校

云惡言死焉注誤荀子大略引流言止焉惡言死焉二句楊倞注云死猶盡也鄭康成云言澌澌猶盡也楊說同之案阮說亦同

孝子游之暴人違之 盧注云就其常也春秋左傳曰其 孔云注有缺文 趙校云其字下當是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 案趙校近是

死則哀以莅焉 盧注云莅臨 趙校云宋本臨下有也字

曾子立孝第五十一

與臣言言事君　盧注云與幼者言言孝（丁校增弟于二字）父兄

盡力而有禮莊敬而安之　阮云莊閣本作恭羣書治要無此字（注釋）　案治要無莊字亦通文王官人篇亦云盡力而不面敬以安之（今本作人誤）此下文云盡力無禮則小人也致敬而不忠（此當從王引之校作致忠而不敬）則不入也是故禮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即承此文而中論之似故書本無莊字也（文王官人別有莊以矣之之語然與盡力句文不相屬也）

懽欣忠信咎故不生　阮云孝者子與父母樂而不憂

誠而不僞是以家室和平無咎故也咎災也故謂可憂之事也注釋　案咎故不生句難解審校文義此咎實當爲名之譌文王官人篇云忠愛以事其親歡欣以敬之盡力而不面敬以安人以名故不生焉兩篇文義略同此云懽欣即彼云歡欣以敬之此云忠信即彼云忠愛以事其親此云名故不生即彼云以名故不生焉此上文云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與彼文亦相合　言事親盡其懽欣忠信而名不揚於外也名咎形近而譌阮釋望文生訓不足據

子曰可入也吾任其過不可入也吾辭其罪　盧注云吾知其能自取過　丁校云吾知其句有衍文案盧以此為孔子之言故於吾下著知字以足其義似無衍文　可入則能改過吾代親任其前過不可入則成惡矣吾代親辭其惡名但曾子十篇引孔子語無稱子曰者當是人子之心若曰可入也而弗躬弗親則過也吾尚任之不可入也而弗躬弗親則罪矣吾敢辭兩入字仍其舊只添一不字後注任過改任罪案謂下引凱風詩云子之辭注云七子自責任過之辭丁意彼文承辭罪而言改為任罪　故可以入改不可入案謂下引小宛詩注云申可以入之義也

似與下文子之辭也言不自舍也一綫貫穿案王引之从戴校作不可入也吾任其過可入也吾解其罪與丁說不同未知孰是

曾子大孝第五十二

戰陣無勇　丁校云陣改陳　趙校云宋本亦作陣不知丁校何以改陳　案陣俗字古經不當有是丁校不誤阮本亦作陳

災及乎身　趙校云宋本作災及及身案阮云宋本或作災及其身與趙校不同

今予忘夫孝之道矣　趙校云宋本夫作大

草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阮云此節二十八字小戴在孝有三之前謂也之後注釋　案以宋本篇末字數校之則此二十八字似不在此篇詳篇末孔校語竊疑此數語與後制言上篇殺六畜不當及親云云義頗相近豈舊本本在彼篇後人以小戴記校之而移綴此篇之末耶

曾子事父母第五十三

由己為無咎則寧由己為賢人作亂　盧注云謂順諫

又下句注云諍爭辨句賢與無咎互相足　孔云言諭親於善使無大咎則可以安也　丁校作亂改則亂云注順諫句非互相足句亦非賢人解誤隸阮本作則亂

案無咎當作無名此與立孝篇懽欣忠信名故不生義同彼名字今本亦譌作咎可以互證上文云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此承彼文言奉行親意如由己出不為其名則親心安寧也由己為賢人則自以賢於人為名與上句無名正相反是為亂之所從生也文王官人又云賢人以言亦即此賢人之義盧本

咎字似已譌故其得其解孔說尤誤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　盧注云嚴敬其色　孔云上齊音齋此齊如字　丁校云冠義齊顏色盧云嚴敬似讀爲齊（案阮說同）

則是越之也　孔云越過也言以能賢加其兄一曰越謂視若越人亦疏之也　丁校云越是戚之譌　案丁校近是帝繫篇戚章王史記楚世家戚亦作越是其證戚之與上文疏之正相對謂親而不敬也

辱事不齒　孫校云齒疑當作恥（案汪中朱爲說同）　案阮引

丁校據國語吳語危事不齒釋此是也孫校未塙

曾子制言第五十四

苟若此則夫杖可因篤焉　孔云因親也　孫校云杖當改作材　嚴校云與中庸必因其材而篤焉之義合因似不訓親案汪中引朱筠說俞樾羣經平議說並同

使之為夫人則否　盧注云夫人行無禮也　案此句義難通盧注亦不可解竊疑人當為尸篆文相近而誤曲禮云為人子者祭祀不為尸是其義也夫尸猶上文云夫材夫皆助語也

富以苟不如貧以譽生以辱不如死以榮　阮云富而苟且無禮不若安貧有令譽注釋　案苟當為詢同聲叚借字詢詬字通此與譽對文前立事篇云君子見利思辱不善思詬注云詬恥也亦以詬與辱並舉與此文例相近阮釋為苟且未塙

兄弟之讎不與聚國　盧注云檀弓曰昆弟之讎丁校改仇仕不與丁校改不與共國其從父兄丁校改昆弟則不為魁也

朋友之讎不與聚鄉　盧注云曲禮曰朋友丁校改交游之讎不同國失之厚矣　丁校云交游疏於執友曲禮

云交游之讎不同國則幾與兄弟等故盧君以為失之厚此注文朋友二字似因正文而誤調人和難則從父兄弟與主朋之讎不同國莊四年公羊注九族之讎不同鄉黨朋友之讎不同市朝又云鄭注交游或為朋友　案盧注朋友二字正據曲禮注或本丁校非是

君子有盛教如無　孫校云盛教當作盛德　案史記老子列傳引老子曰亦云君子有盛教容貌若愚此與彼同則不必改作盛德孫校非是

曾子制言中第五十五

莫之知苟吾自知也　孔云之知大典作知之　孫校云正文仍當作之知　趙校云宋本之知

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　盧注云人而不仁不足友也故周公曰不如我者吾不與處損我者也與我等者我不與處無益我者也吾所與處者必賢於我　丁校云呂氏先識覽觀世章小異案阮本以故周公曰以下改入正文汪中說同

仁之見逐　孔云仁宋本譌畏從戴氏校本改　丁校

云畏仁之見逐畏字亦當有

唯仁得之也　孔云唯仁宋本譌唯以以大典改　丁校云唯以仁以字當有案汪中云馬驌本正作以仁得之

行爲表綴於天下　孔云表宋本譌喪　趙校云宋本譌表不譌喪案阮云宋本誤作喪朱本作表與趙校不同

曾子制言下第五十六

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　盧注云衡平也言不茍合也　孔云革改也平言不危言也然亦無改其所守故君子和而介　案衡當如後制言中篇衡塗而僨之

衡盧注云衡橫也衡言不革言抗言不更其節也衡將軍文子篇云有道順君無道橫命史記集解引橫作衡此衡言猶彼云衡命矣

不避患而出危邑　盧注云師敗不苟免也　孔云宋本避譌通从戴氏校本改　案避與通形聲俱遠此通字疑即邇之誤不邇患謂不與患相近也勸學篇邇中正今本邇亦誤作通（王氏述聞已校正）可證

奉相仁義則吾與之聚羣嚮爾寇盜則吾與慮　盧注云相助也　孔云人有與寇盜親邇者則為憂之又

云注舊在嚮爾下失其句讀　阮云無仁義而近有寇盜則吾與其禍是慮又云戴校本從大典與上加不字今不從注釋　丁校云嚮爾連上文為妥親邇寇盜則不義不仁矣雜記下外患勿辟也則嚮邇寇盜謂寇盜嚮邇如子思居衛有齊寇　案丁校後一說於義為長與慮疑當訓謀慮與保傅篇此前有與計而後有與慮也義同戴孔阮說並非是

國有道則突若入焉　孔云突字誤依注當為鴆案戴本誤　孫校云突字不誤埤雅鶴類引曾子亦作突阮同

趙校云宋本兩突字誤㝮 案㝮即突之俗體

聚橡栗藜藿而食之 盧云藜藋藿豆 丁校云管子小匡藜藋並舉似分二物 莊子齊無鬼亦然 案丁說是也藜藋亦見左昭十六年傳以爾雅釋草攷之藜為釐蔓華藋為拜蔏藋二草迥異盧并為一誤

曾子疾病第五十七

曾元抑首曾華抱足 盧云元華其子 孔云檀弓曰曾子寢疾病曾元曾申坐於足據申字子西則華字當作申形似故誤耳 孫校云漢書王吉傳亦云德

非曾參子非華元非申字之誤或申一名華　案華疑當作辛與申音近辛譌爲華又轉寫作華耳國語鄭語依昳歷革鄭康成詩譜引革作華是其證辛於十幹申於十二枝皆屬西方故字子西名字義亦相應據漢書則此字之誤西漢時已然矣

夫華繁而實寡者天也　丁校云天也如左氏莊四年宣十五傳天之道也

鷹鶉以山爲卑而曾巢其上　孔云曾大典作增　趙校云曾當作橧與下㕙穴對

高明廣大不在於他　趙校云高明等八字宋本缺

嚴校云董仲舒傳作光大案光廣古通用案阮說同

久而不聞　孔云久宋本作入　趙校云宋本不譌作入

貸乎如入鮑魚之肆　盧注云離騷曰經鮑魚丁校增之字肆而失香也

吾不見孜孜而與來而改者矣　盧注云謂擇善而改非也

孔云與來樂聞善言來者與之也　案與來而改似謂與歲月之來而變化言其日進不已也孔說未得

其義

曾子天圓第五十八

曾子曰離而聞之云乎單居離曰弟子不察此以敢問也　趙校云聞之宋本作問之問也宋本作聞也案此宋本譌

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　盧注云人首圓足方因繫之天地　孔云上首謂動物下首謂植物　趙校云淮南精神訓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盧注所本孔注非案下不得云首趙說非

參嘗聞之夫子曰　趙校云聞之夫子宋本作聞之矣子字屬下　案文選宋玉對楚王問李注引曾子曰吾聞諸夫子曰與今本同則宋本非是

陽之專氣為雹陰之專氣為霰　盧注云陽氣在雨溫暖如湯陰氣薄之不相入轉而為雹陰氣在雨凝滯為雪陽氣薄之不相入散而為霰　孫校云溫暖如湯本漢書五行志劉向語轉當為摶　嚴校云陽之專氣為雹陰之專氣為霰霰雹二字互譌當从小雅頍弁正義所引校正又案雨專字當讀徒丸反雨專

字略讀　劉校云頍弁箋云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搏謂之霰正義引此申之云盛陽之氣在雨水則溫暖為案此句文義未全攷孔義並本盧注疑為亦當為如下人說湯字陰氣薄而會之不相入則搏為雹也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為雪陽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為霰是霰由陽氣所薄而為之也案嚴據詩疏校正又讀專為搏並是也老子云專氣致柔此專氣義似與彼同釋名釋天云霰星也水雪相搏如星而散也亦與此義相近陰陽猶言寒溫以氣學之理論之水氣在上成雨降而驟遇大寒則

結而爲雹故雹屬陰水氣在上成雪降而驟遇微溫則釋而爲霰故霰屬陽詩疏所引於理較切但審繹盧注所見本似已與今本同又盧似以氣薄之不相入釋專又云散而成霰則不以專爲摶詩疏義亦然皆不及嚴說之長也

毛羽之蟲陽氣之所生也又介鱗之蟲陰氣之所生也

嚴校云兩所字高安本無

唯人爲倮匈而後生也　嚴校云高安本無後字

倮蟲之精者曰聖人　盧注云迺龍麟鳳丁校云依正文及禮運當

云麟鳳龜龍案阮本同所謂四靈

此皆陰陽之際也　趙校云際也宋本作濟也　案

宋本誤

茲四者所以聖人役之也　趙校云宋本作所役聖人

之精也阮云朱本作所以役聖人之精也宋本作所以役聖人之也案趙校宋本與阮所見本異

馬氏繹史引與朱本同　嚴校云高安本作所以役于聖人也

案此當從趙校宋本為是茲四者所役略讀謂四

靈所以可豢畜而役使之者乃聖人之精意所感也

今本及朱本並校者輒改於義殊淺近矣

合五味之調以察民情　盧注云察猶別丁云作刹者非也

宗廟曰芻豢山川曰犧牷　盧注云色純曰犧體完曰牷

宗廟言阮校增芻字豢山川言牷阮校改犧牷二字是也互文也山川

謂岳瀆以方色角尺其餘用庬索之　案此注大意本

周禮牧人鄭注而違失鄭恉牧人云望祀各以其方之

色牲毛之牧人云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外祭毀事用

尨可也庬尨字通鄭注云望祀五嶽四鎮四瀆也時祀四時

所常祀謂山川以下至四方百物外祭謂表貉及王行

所過山川用事者依周禮經注義則祭山川禮有三等

上等用純又依方色次等不依方色仍用純下等乃用尨耳若然鄭意四望岳瀆牲隨方色固不用尨即餘山川林澤雖不拘方色但亦用純不用尨用尨者止謂王所過山川告祭或然耳此經云山川犧牷即彼所謂時祀用牷物而盧以嶽瀆爲釋則専屬四望而謂餘山川並用尨是止二等與周禮經注並不合矣

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　盧注云不言特牲其文已著又與大夫互相足也　案依盧注則正文似本無牲

字今本疑校者誤增阮本作士之祭特牲豕亦與注
不合不可從

武王踐阼第五十九

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乎　嚴校云萬世句齋續筆引
同高安本可下有為字

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　孔云以不仁得之
以仁守之正義作以仁得之以不仁守之　嚴校云
容齋續筆九引亦作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　盧校
云以仁得之以不仁守之無此理帝命驗亦同今本

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　盧注云謂止於其身也　丁云注止于其身則似不及其世　趙校云非也謂必及其世而亾也不必改必字　案趙校近是必當為畢之借字謂僅終其世而亾也盧注訓止似亦讀為畢也千乘篇云五穀必入于倉亦以必為畢學記正義引作必傾其世注中校從彼改似後人肊改

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　趙校云宋本聞誤門惕誤暢

席前之銘曰安樂必敬　丁校云敬當作戒

視邇所代　孔云邇王本作爾　嚴校云邇續筆九引

作介與王本同

皇皇惟敬口生咶　孔云王本敬下多口口生敬四字嚴校云續筆引亦有口口生敬四字　案洪王本是也此讀皇皇惟敬口五字句口生敬口生咶皆三字句咶與詬聲同字通言惟敬慎其口慎則見敬不慎則招詬辱也

履屨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　盧注云勞與富音義兩施互取焉　孔云注意以慎之勞與下戒之憍為韻富方又反與恭則壽亦通韻故云兩施互取矣　嚴

校云說文劬古文勞作憥从悉此諧聲字也字既从悉則古人讀憥應從悉聲與畜爲韻未嘗不諧兩注俱未允

戒之憍憍則逃　嚴校云逃字續筆引作逸

無憥勿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憥弗及而曰我杖之乎　孔云杖朱子謂別本作枝今以韻讀之當从枝字　嚴校云兩憥字續筆作勤　丁校云枝古杖字杖古枝字二字易誤但枝實非韻

擾阻以泥之　孔云泥之似言墐户也然擾阻則未詳

丁校云攖盧校作獿書叢洪案洪頤煊讀書叢錄說同孫校云服虔注楊雄賦云攫古之善塗塈者王伯厚云一本無阻字洪說亦同

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　孔云廢興之行一作廢之行之　嚴校云伸容齋續筆作申廢興之行作發二行二發廢通用　案廢洪引作發是也廢發聲類同考工記弓人云下柎之弓末應將興爲柎而發必動於緪弓而羽緪末應將發此廢興即弓人之興發二事皆爲弓病故云無忘自過

矛之銘曰造矛造矛　盧注云重言造矛見造矛之不易也　案盧益訓造為造作然其義無取疑造當讀為酋造酋古音相近說文黽部𪓰鼁詹諸也與夏小正傳以蜮為屈造同物造與𪓰音近通借字故酋矛亦謂之造矛矣

衛將軍文子第六十

先以詩世　丁校云魯語工史書世楚語一教之世教之詩教之禮

益入室升堂七十有餘人　盧注云言能受教者謂七

十二子也　孔云入室升堂宋本作受教者因注而誤也从文選閒居賦注引此文改　案周禮司儀賈疏引亦作益受教者七十有餘人則初唐本已如是李善所引或別一本也

是顏淵之行也　盧注云顏回魯人字子淵也　丁校云正文亦是顏回觀注可見案王念孫說同

其言曰性盧句都其富哉盧句任其戎　盧注云其言惟陳其性不苟虛妄仲由亦於政事故能備治其都也　孔云一讀哉任其戎為句哉古通以為材字　案孔

引或讀是也性當讀爲生都當讀爲儲生儲其當謂能足食材任其我謂能足兵也性生都儲哉材並同聲叚借字古文尚書哉字並作才此以哉爲材與彼可互證

爲下國恂蒙　盧注云詩爲駿厖丁校云詩作厖

其稱之也宜爲國老　孔云周禮三公稱老春秋左傳云子爲國老　丁校云爾雅倆舉也又云孔子非三公尊之耳乃息國老之老　棻孔引左傳於義甚合丁說非是

主人聞之以成　盧注云公西亦聞之以成　丁校云

開之闓夫子此言也與下作開合之勢　棨虛說與主人二字不相承貫丁說亦未允攷虞戴德篇云君之闓如未成也少閒篇云大哉子之教我制也如未之成也子曰君知未成言未盡也此以成與彼未成義當同彼未成孔釋為未備此承上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言之亦謂主人闓之乃備也

竟其德　孔云竟盡也　棨竟當讀為競二字古通逸周書度訓篇揚舉力竟又史記篇竟進爭權並以竟為競孔讀竟如字未塙　王據家語弟子行篇改竟為敬屬上其說句亦通

其橋大人常以皓皓是以眉壽　盧注云橋高也高大之人也皓皓虛曠無長生久視之意是長生久視之術　孔云橋蓋字誤大人父之稱也言曾子能養志常使皓皓無所憂怒不損其性以壽父母　案盧孔義並迂曲難通疑橋當讀為撟同聲叚借字大人即貴人謂諸侯卿大夫也禮運大人世及以為禮鄭注云大人謂諸侯士相見禮與大人言言事君注云大人卿大夫也荀子臣道篇云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彊君撟君此橋大人猶言撟君謂陳義以正貴人之非皓皓謂輕視貴人無瞻顧畏葸之容也盧以

大人為高大之人則是主曾子身言之孔又以為父稱並誤

孔子曰孝德之始也　盧注云四代曰有天德有地德丁校下增有人德三字

是顓孫之行也　盧注云顓孫師陳人也　丁校云正文當有師字榮王念孫校同

厲以斷　盧注云七十丁校下增篇字說子夏云為人性不宏好丁校下增論字精微

銀乎如斷　盧注云銀廉鍔也如斷言便能斷丁校云決誤作便

能

孔云銀猶斷斷也如斷有限制也又云乎宋本訛手从戴氏校本改　案銀乎義難通他書亦未見竊疑宋本手字不誤不當改乎手當讀爲守荀子成相篇云刑稱陳守其銀楊注云守其分限銀與垠同銀手即垠守也盧訓銀爲廉鍔蓋亦讀爲垠也說文土部云垠地垠咢也銀垠手守並聲近叚借字如當讀如而

苟於民利矣廉於其事上也以佐其下　孫校云廉於下當有行己二字

是故不怠　丁校云怠乃殆之譌

公曰吾聞女少長于其所女其閭知之　盧注云言居處之同者恆相為籿（丁云二字倒）也　案注為疑當作知丁校本墻

其為公車尉也信而好直其功也　盧注云公車尉公行也詩云殊異於公行也　丁校云功當作切　孫校云家語切字亦誤作功字予以文選廣絕交論注所引正之　案左傳閔六年晉大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羊舌大夫為尉此作公車尉疑即左昭二年傳之輿尉亦即國語晉語之輿司馬（周禮夏官大司馬之屬有輿司馬）

詩唐風沮洳有公路公行毛傳云路車也鄭箋云公路主君之軞車庶子為之晉趙盾為軞車之族是也公行主君兵車之行列左宣二年傳趙盾為軞車之族杜注云亦云公行之官也盧蓋參用鄭杜義然詩公行公路疑是二官蓋以車徒分職公車尉實當為公路非公行也周禮又有行司馬與輿司馬別職詳周禮正義詩孔疏亦以公路公行為一官義亦不塙

然亦不比其身　盧注云不死於不義也　孔云比元本作忘　丁校云檀本作不忘不忘其身而謀之左

傳所云家事治也依盧注則是不匹

蓋隨武子之行也、盧注云晉大夫也世掌刑官後受隨范會名也季字也武謚也　案依注疑正文當作隨武季

不內辭足以沒世　孔云內音納　案納辭義難通疑當為不入亂謂不入亂國故能保身沒世也

直己而不直於人　孔云宋本脫於字从元本增　丁校云史記集解索隱引無於字直己二字見樂記　案王念孫據羣書治要引尸子謂當作直己而不直人則於字不當有

以善存亡汲汲　孫校云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索隱引
作汲汲于仁以善存亡　丁云以善存亡不指待人
孝子慈幼允德稟義　孫校云孝子慈幼索隱引作孝
恭慈仁稟義作圖義去怨作怠怨
是故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君無道橫
命　嚴校云索隱引事作仕橫命集解引作衡　趙
校云橫衡通
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在尤之外貧而樂也
蓋老萊子之行也　孔云索隱引大戴記云蹈忠而

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國無道處賤不悶貧而能樂蓋老萊子之行按此文與今家語同也　盧校云在尤之外四字當爲注　丁校云索隱作不在尤悔之內　孫校云此四字衍文耳曾子立事亦有君子終日言不在尤之中語無註可證又云索隱較今本大戴禮但多一悔字無在尤之外四字餘文悉同並不如孔君所引未知所據

五帝德第六十二

闇昏忽之意　孫校云昏字刪（案王念孫校同）

幼而彗齊　嚴校云彗當从高安本作慧據宋本慧與惠通即宣慈惠和之惠

執中而獲天下　孔云史記云帝嚳溉執中而徧天下

案獲天下史記作徧天下義並難通以二文參互證之此獲當為護之叚字護猶云辨護也白虎通義禮樂篇云湯曰大護者言湯承衰能護民之急也此護天下義與護民同墨子號令篇云養吏一人辨護諸門周禮山虞若祭山川則為主鄭注云為主主辨護之也賈疏引尚書中候云堯受河圖稷辨護公羊宣十五年何注云其有辯護伉健者為里

正（辯辨同）辨護皆理董監治之義史記五帝紀作徧者

徧亦辨之叚字明二字義略同史公多用訓詁字易

元文也若作獲則與徧義不相家矣

使益行火以辟山萊　案山當為屮之壞字上文時播

百穀屮木艸字正如此作辟艸萊見孟子

其言不忒　案上文云其言不貳王念孫校云貳皆貳

之譌即忒之叚字家語五帝德篇作忒（經義述聞）此惑亦

當為忒之譌　王氏益偶失舉也

東長鳥夷羽民　孔云說苑云東至長夷島夷　孫校

云長下空增夷字案王念孫校同

帝繫第六十三

季連產付祖氏　孫校云連下當有氏字

婁鯀出自熊渠有子三人其孟之名為無康為句亶王

其中之名為紅為鄂王其季之名為庇為戚章王

孔云婁鯀未詳或當為夔越國語曰芊姓夔越不足命也夔出自紅越出自庇紅世家所謂摯紅也無康蚤死無後熊渠卒楚人廢摯紅而立其弟延摯紅卒遂竄于夔紅嘗為鄂王故夔人稱之曰我先王熊摯

也世家曰少子執疵爲越章王越即越章也此文云
戚章字形之誤　案孔說近是此文當重熊渠二字
史記楚世家云周夷王時熊渠甚得江漢閒民和乃
興兵伐庸揚粵至于鄂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
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是熊渠三子所封即
其興兵所伐之地句亶即庸鄂即鄂越章即揚粵越
粵字通戚章之爲越章無疑矣越世家以爲禹後少
康子無餘始封於越則是姒姓與國語不合而墨子
非攻中篇又云越王繄虧出自有遽始邦于越竊疑

有遼即熊渠之誤渠遼音近古字通而豎虧即無餘亦即疵越王疑本名無虧左傳齊桓公子有公子無虧無長言之則為豎無故漢書地理志遼東郡無慮縣即取豎無閭山為名無即豎無慮即閭也若然無虧長言之亦可云豎無虧省文則亦可云豎虧豎豎聲同餘虧古音亦相近詳墨子閒詁實熊渠子非少康子也但古書外互無可質證姑存此說竢更詳覈焉

次妃曰陳豐氏產帝堯　孔云豐宋本譌隆从檀弓正義及漢書引此文改生民正義云次妃陳鋒氏之女

丁校云豐譌鋒耳轉譌為隆

帝堯娶于散宜氏之子　趙校云宜與儀通

勸學第六十四

南方有鳥名蟒鳩以羽為巢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子死卵破巢非不完所繫者然也　孔云蟒鳩鷦鷯桃蟲也蟒荀子作蒙　案孔說本荀子楊倞注義也方言云桑飛自關而東謂之工爵或謂之過鸁或謂之女匠自關而東謂之鸋鴂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懱雀陸璣毛詩艸木疏亦云鷦鷯或謂之襪爵謂其巢以麻紩之如刺襪然則字又作襪矣　蟒鳩蒙鳩即懱雀此鳥非鳩屬鳩疑即雀之誤雀書或以鳥作嵩故譌為鳩古凡小鳥通謂之雀也　蟒字譌俗不體疑舊本叚蟁字為之

蝨或變作螒轉寫又譌為蝬詩志篇蝨字明放宋本亦作蟓蝨蒙亦一聲之轉也詩豳風鴟鴞毛傳云鴟鴞鸋鴂也又周頌小毖傳云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箋云鷦之所謂鳥題肩也或曰鴟鴞即楊倞所本也焦循云韓詩外傳云鴟鴞鸋鴂鳥名也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所以病之愛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蘭風至蘭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李注引說苑載客說孟嘗君云臣嘗見鷦鷯巢於葦之苕鴻毛箸之已

建之安工女不能為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者其所託者使然也二說相類而一曰鷦鷯一曰鸋鴂是鸋鴂即鷦鷯也荀子勸學篇云南方有鳥名曰蒙鳩以羽為巢編之以髮繫之以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蒙鳩猶言懱雀謝墉云蒙鳩大戴禮作蠓鳩方言作懱雀蒙蠓懱一聲之轉皆謂細也校荀子鷦鷯即鷦䳟說文以訓桃蟲郭璞以為桃雀故易林桃雀竊脂巢於小枝搖動不安為風所吹則桃蟲鷦鷯鸋鴂一物也以上並焦氏毛詩補疏說

案焦說甚覈但以毛韓楊鄭四君說推勘之鴟鴞為鸋鴂而鷦鷯為桃蟲二鳥不同鸋鴂自是鸋鴂非鷦鷯也然據說苑易林則西漢時已幷二鳥為一故鄭詩箋亦引或說益其譌捝已久不復可理董矣

懷氏之苞　孔云懷讀為櫰爾雅曰槐櫰大葉而黑苞本也　案周禮朝士鄭注云槐之言懷也聲近義通

醯酸而蜹聚焉　孔云釋名曰醢多汁者曰醯或从醯為醋非也古者無醋和酸以梅酸謂味爽也　孫校云據儀禮聘禮及公食大夫禮鄭注論語皇疏廣雅

釋器似古人亦以醯為醋醯酸與樹蔭同非謂味爽也　案孫說是也釋名之醯乃醢字之誤畢氏疏證已校正孔據彼譌文輒謂古無醋大謬

昔者瓠巴鼓瑟而沈魚出聽　孔云沈荀子作流　嚴校云淮南說山訓作淫魚高氏云淫魚長頭身相半長丈餘鼻正白玉為瑱以㠜纊縣之如語亦欠明了古文用字斷無有呼絛繩為纊者說文注　案段說甚覈但細繹盧說蓋以絖為紞纚所以縣瑱與如淯說同然此經之義似又不如是竊謂䌕絖疑當作紞絖元

本疏作紸即紞之誤紞紞即左桓二年傳之衡紞也晏子春秋外篇云纊紘充耳恐多所聞也紘爲冕弁之維繞頤下以上着於笄不專垂耳旁古書說塞耳充耳者多屬瑱紞言之未有及紘者晏子之紘疑亦當爲紞之誤彼云纊紞充耳亦即此經紞紞塞耳也紞正字當作衡周禮追師掌王后首服云追衡笄鄭注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唯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縣瑱賈疏謂即左桓二年傳衡紞紘綖之衡以玉横施之其下縣瑱若然周制王

及后首服並有玉衡衡橫而瑱直二物同縣耳旁衡與紘纊聲相近（皇象本急就篇有弁黃亦即周禮之弁衡詳札迻）故古書或作紘纊皆衡之叚借字也薛綜註纊為黃綿丸之說續漢書輿服志劉注引呂忱字林論語皇侃義疏左傳桓二年孔疏漢書東方朔傳顏注並用其義後儒或相治襲其制甚不經蓋即因古冕服有衡字或作纊而生此繆說實則衡用玉為之不用綿纊也後人不悟纊為衡之叚借而以本義釋之又緣士喪禮有白纊為瑱之文遂肊造黃綿丸之說重紕貤繆不可

究詰矣魏晉以後冕制並沿黃綿黈纊之說段氏知其謬而又未知其爲衡之沿譌故略辯之江永鄉黨圖考謂黃帝用黈纊僅王易之以玉爲瑱亦臆說不足據互詳周禮正義

雖行必鄰也　盧云鄰鄰　孔云鄰大訓作僯　孫校云鄰也當作遴矣注鄰鄰當作遴吝丁據改　嚴校云正文鄰字與保身正黑口在頷下似易獄魚而身無鱗出江中說文鱮論衡皆作鱓魚魚名本作鱓古單淫沈音相近故或作淫或作沈非浮沈之沈也　案嚴說是也

子張問入官第六十五

䊵元本作紸紸塞耳所以弇聰也　盧注云禮緯含文嘉以懸紸垂旒為閑姦聲弇亂色今云丁校改令不案丁從戴震校是也感視聽案當從戴校作聽則瓚瑱之設案瓚當為瓚之誤兼此二事也案盧意禮緯懸紸以著瑱垂旒以著瓚兼閑聲弇色二事也䊵元本作紸莊子為䊵黃也案此記與莊子及著詩之義則人君以黃紸充耳大夫用素皆尚以玉也案盧意詩黃紸為充耳然而加以玉玉即瑱也毛玉案官本下有之字徒以案官本下有為字石飾玉及鄭謂充耳為玉名義乖錯故未詳　案文選東京賦李注引作

䵹纊塞耳所以塞聰也䵹作黈不作䵹亦不作紸李
所據別本本與盧不同也盧氏此注據箸詩為說而
不盡用毛鄭義大夫用素疑當作大夫用青士用素
今本挩三字耳王謂王肅也箸傳云素象瑱瓊華美
石孔疏引王肅云以美石飾象瑱即盧所據也鄭謂
充耳爲玉當作爲縣玉箸箋云以素爲充耳謂所以
縣瑱者也今本無縣字則與詩箋義不合　又案說
文糸部紞冕冠塞耳者段玉裁云大戴禮黈紞塞耳所
以掩聰黈黃色也紞同纊薛綜東京賦注曰黈纊言

以黃綿大如丸縣冠兩邊當耳不欲妄聞不急之言此薛氏緣辭生訓大戴紞字乃紞之譌形之誤也黃色之紞下垂充耳自紞譌爲紞漢初諸儒不能辨證禮緯客難東京賦諸書又改作纊因起薛氏繆說而呂忱顏師古從之用黃綿塞耳禮之所無士喪喪禮曰瑱用白纊豈有生時以纊充耳者如淯漢書注曰以傳鄰愛于卑遠趾賤之鄰與其通作遽則同孩郝乃郤字之俗體見廣韻二十四陌部敬齋古今黈云郝說之郝則讀如紛音是也說文云遽行難也廣雅

釋詁云遴𨇾也又云難也俱與盧義合吝俗作㖁見廣韻二十一震部盧注鄰字即郤字非吝字也自來經典中以郄代郤不可枚舉案說文㑊乃遴之或體

案孫丁校是也（官本並同）盧蓋釋鄰為吝與易悔吝之吝義同俗書吝作㖁又涉正文鄰字而譌作郄非盧本之舊也

盛德第六十六

故有天災則飾明堂也　盧云淮南子云（丁校亡字）增明堂之廟（丁校改朝）行明堂之令以調陰陽之氣而知四時之

節以避疾丁校改病字之災也

故有不孝之獄則飾喪祭之禮　盧注云經解曰喪祭之禮廢則君臣丁校改臣子之恩薄

故有弑獄則飾朝聘之禮也　盧注云經解曰朝聘丁校改覲之禮廢則君臣之義丁校改位失

季冬正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也　丁校云左襄廿六年傳賞以春夏刑以秋冬

其法誠德　孔云德當作得　丁校云其法誠德法誠不德二德字不誤通篇重德不重法法歸并于德

冢宰之官以成道　盧注云天道丁校改牲案盧校同發施故為道

故六官以為轡司會均入以為軜　孫校云均入當作均人家語作均仁二官明矣案俞樾說同

大史內史左右手也　嚴校云太史內史孝經疏引作內史太史與前合案王念孫校同

此御政之體也　嚴校云孝經疏引體作禮

百度不審立事失理財物失量曰貧也貧則飭司空

盧注云司勳掌六鄉之賞田丁校改地以等其功　案賞

田見地官載師盧引夏官司勳元文作賞地鄭注亦云賞地賞田也盧或兼用注義　又案立事失理句義難通竊疑立當為工司空掌百工故云工事也立工形近而誤

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　嚴校云大雅靈臺正義引盛德篇卑下有也字水下有名字

堂高三丈　孔云此謂檐階之高非階崇也又云丈宋本誤尺从元本改與許叔重五經異義引此文合案宋本作三尺是也考工記匠人殷人重屋堂崇三

尺周人明堂堂崇一筵與殷不同蔡邕集明堂月令
論云堂高三尺以應三統是明堂月令自同殷制不
得有三丈之高禮記明堂位孔疏引五經異義作三
丈自是傳寫之誤孔軏據以改此文又謂九丈為檐
階之高以強圓其說非也

東西九仞南北七筵　孔云仞七尺也筵九尺也考工
記云東西九筵似彼文為誤又云仞宋本譌筵从異
義引此文改　孫校云異義下文仍作東西九筵仞
字乃傳寫之譌未可据此孤文反疑考工為誤　案

孫說是也此經文本與匠人同孔疏所引亦是誤文匠人明著度筵之文則不當廣從異度又似當從說文為八尺孔從鄭以為七尺亦非是詳周禮正義

揖朝出其南門　盧注云周禮司士職曰正朝丁校增儀字案

戴震汪中校同之位